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十三

君道

善行

養老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

下庠。用燕禮

夏后氏燕衣而養老。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

西序。用饗禮

殷人縞衣而養老。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用食禮

成周玄衣而養老。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兼用虞燕夏饗殷食之禮。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

文王為西伯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漢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

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武帝建元元年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

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已上以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賜高年帛後以鳳凰神爵集甘露降賜天下高年帛

平帝元始元年詔天下吏比二千石已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終其身

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桓榮為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帝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帝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帝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音胤）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下詔賜榮爵

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章帝建初二年冬。行饗禮。以故司空伏恭為

三老。侍中騎都尉周澤為五更○章和元年

七月。詔曰。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

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

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不奉行。

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

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

朕意焉○李克為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
三老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
三國魏文帝黃初中蘇林為博士給事中以老
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
餘卒
後魏孝文帝行養老禮詔前司徒山陽郡公尉
元前大鴻臚卿游明根並明允誠素歸老私
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
年宜處三老之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充五

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
於階下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
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禮
畢賜步輓一乘詔三老上公祿五更元卿俸
供養終身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
老帝親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帝迎拜門
屏間三老荅拜訖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
道自居帝躬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帝

復蠲授爵以䣭。有司撤訖。禮成而出○建德二年。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招王明範。朕嗣承洪業。君臨萬邦。駐彼兆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須授老職。使榮霑邑里
唐太宗貞觀元年。給復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加板授。三年。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匹○十一年。車駕在洛陽幸甄權宅。禮高

年也。權頡川人。精曉藥術。為天下之最。時年一百三歲。拜朝散大夫。賜以粟帛被褥几杖。因詔百歲以上者給侍五人○十九年二月。發洛陽征遼。所經州縣。賜高年粟帛。十月次營州。召父老年七十以上。賜繒帛綾錦

高宗顯慶三年。賜民八十以上氈衾粟帛。五年。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賜酺三日。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賜氈衾粟帛。麟德二年。賜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刺史司馬縣

令婦人郡縣君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引京師侍老宴于含元殿庭詔曰古之為政先於尚老居則致養禮傳三代行則就見制問百年蓋皇王之勸人教黎庶之為子朕寅奉休曆祗膺聖謨因秋歸而歲成屬星見於郊祀念其將智左傳老將智而耄及之允重乞言禮記內則凡養老三王有乞言俾伸恩於几杖期布惠於鄉國九十以上宜賜几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所司准式天下諸州侍老宜

令州縣遂穏便設酒食。一准京城賜几杖。其婦人則送几杖于其家。○十一年正月。車駕幸北都。詔太原府父老八十以上賜物五段。版授上縣令。賜緋。婦人版授上縣君。九十以上賜物七段。版授上州長史。賜緋。婦人版授郡君。百歲以上賜物十段。版授上州刺史。賜紫。婦人版授郡夫人

肅宗至德元年。即位於靈武。詔天下耆壽各賜物五段。侍老版授太守縣令。仍各賜物五

段
德宗貞元五年。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蕭昕為工部尚書前太子少詹事韋建為秘書。並致仕。仍給半祿料。後授致仕官者並宜准此。舊例給半祿及賜帛。其俸料悉絕帝念歸老之臣。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自昕等始也
宋太祖時。盧縣尉鄢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其父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

便養因即璦厚賜之授永鄖陵令給俸以終養

太宗端拱四年詔賜京城高年帛百歳者加賜塗金帶再遣使賜孤老貧窮人千錢及米炭

真宗幸河北賜京城父老衣帛至澶州賜父老錦袍茶帛又名見大名府父老勞賜之

元成宗詔賜天下高年帛八十人一匹九十人二匹孝子順孫堪從政者量才任之親年七

十別無侍丁者從近遷除
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蒙
古人賜繒帛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
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國朝洪武二十年閏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
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
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
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

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

太宗皇帝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者歷事

皇考多效勞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羣臣並入朝參覲其步趨之艱難朕所不忍自今令朔望朝見任事者不在此例○永樂元年九月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嚴奇良通政司右通政丘顥俱以年老賜誥勑令致仕陛辭賜宴復賜鈔為道里費顧謂禮部臣曰沂等昔事

皇考位大臣雖為建文所黜朕已復其官顧今俱老宜優佚之然君臣之間進退當以禮故

加宴賚令歸。用全始終之義。自今凡
皇考舊臣老不任事令致仕者優待之禮一視
沂等。毋或不及

崇儒

商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列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
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
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

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漢高祖十二年冬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

文帝時天下亡治書者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致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鼂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

武帝時御史大夫倪寬有俊才初見帝語經學帝說之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

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擢為中大夫其後

詔求為韓詩者徵蔡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

䟽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

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

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

帝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

中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

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

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帝愍其學且絶。迺以千秋為郎。選郎十人從受

元帝即位。徵高密相孔霸為師。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戸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

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帝意○初元四年詔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迭為宰相

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年耆有疾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飡賜太師靈壽杖黄門令為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用杖

明帝時。九江人鮑駿上書。言丁鴻經學至行。帝甚賢之。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禀食公車。與博士同禮。○永平十五年。東巡過魯。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自制五經要說章句。令桓郁校定於宣明殿。其後帝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經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帝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

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帝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襃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元和二年春。東巡狩。還過魯

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及孔氏男女錢帛

和帝永元十三年春帝因朝會幸東觀召見

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安帝延光三年三月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遂

還京師幸太學

三國蜀先主初定成都于時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以許慈胡潛並為博士與孟光来敏等典掌舊文

魏文帝詔以議郎孔羡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以闕里往經寇亂黌校殘毀命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先廟地特

為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享祀。魯郡民孔
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洒
掃。并種松柏六百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行幸魯城。親祀孔子
廟。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為官。又詔選諸孔
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
祀。詔兖州為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壠。更建碑
銘。褒揚聖德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十二月。詔曰。左丘明。卜子

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
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
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等二十
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
崇褒自今有事於大學可並配享廟堂
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
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
月以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為大學士
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

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謚孔子為文宣王。衣袞冕。二京及州縣學孔子皆南向。十哲七十二賢及從祀諸儒。皆贈爵有差

德宗素尚文雅。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五代周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幸曲阜。謁孔子祠。既畢。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

文。太祖曰文宣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金器銀鑪十數事。留於祠所以備享獻。遂幸孔林。拜孔子墓

宋。太宗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緋魚。後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得賢相如此。因賜奭五品服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次兖州。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幸叔梁紇堂。近臣分奠七十

弟子。遂幸孔林。加諡孔子曰玄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給近便十戶奉塋廟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為奉禮郎。近屬授官賜出身者六人

仁宗慶曆四年。幸國子監。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理宗寶慶三年。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奥。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

公諭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叙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淳祐元年春正月下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

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遂加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

遼義宗幼聰敏好學神冊元年春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其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帝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親祭孔子廟北面
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
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
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
書論語及歷代史書或以夜繼日焉
元太宗初破汴梁用耶律楚材言遣人入城求
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命襲封衍聖公
付以林廟地
憲宗即位徵儒士高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

堯舜三代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才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其徭役以勸勉之帝問儒者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伎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告朕者遂詔復海內儒士徭役

武宗即位加封孔子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

覲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嗚
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仰惟聖教之尊天地
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佑
我皇元
仁宗以宋儒邵雍司馬光張栻呂祖謙及故
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英宗時翰林學士忽都魯都兒譯進宋儒真
德秀大學衍義帝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賜
鈔五萬貫後以大學衍義須賜羣臣

國朝永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視學。先是敕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
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
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
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
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
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
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

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彌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興學

五帝有成均之學

有虞氏太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

夏后氏太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

殷太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

周太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漢武帝時文翁為蜀守起學官成都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臨視稽式古典脩明禮樂文物煥然可觀仍賜博士弟子

各有差
明帝永平十二年。御明堂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別立學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晉元帝時。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廢。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

儒以勵風化帝信之。始立太學

南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帝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又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唐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增廣生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土番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高宗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

欲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

肅宗時蕭昕為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羣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聽補生員

宋太祖建隆二年冬十一月臨國子監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譔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

太宗端拱二年幸國子監時李覺爲博士帝謂文宣王畢即詔覺令對御講書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輙升高坐帝因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大悦特贈帛百匹

真宗咸平二年秋七月甲辰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幣

神宗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會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上舍之試學官不與考校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試三年定國子生貢取清要官親戚為之額二百人

徽宗崇寧元年詔曰學校崇則德業著德業著則風俗醇故教養人材為治世之急務除

京師置外學待其歲校升之太學○大觀二年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遺材傳不云乎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閱前日實與之數較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為衆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上賞之意其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

孝宗乾道四年二月幸太學祗謁先聖退御敦化堂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幸武學謁武成王廟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

賜帛有差
理宗淳祐元年。謁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
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
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
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
十三賛。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
白鹿洞學規賜焉
元太宗初入汴。命脩太常禮樂。召名儒梁陟。王
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令大

臣子孫執經講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

世祖既下江南時各郡教授悉以贖官罷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葉李奏曰陛下混一區宇偃武脩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令各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録用帝可其奏○至元二十四年葉李爲尚書右丞復奏曰善政不

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章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冑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爲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及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世祖皆從之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

國朝洪武二年十月

太祖皇帝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

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况兵變以来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甞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八年三月令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太祖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

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與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永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幷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太宗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宫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五倫書卷之十四

君道

善行

育才

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漢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廣川董仲舒策對曰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

俊宜可得矣帝善其對○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盖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輙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成帝綏和元年。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

唐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焉又勑州縣學生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聡悟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爲俊士郎、諸州貢舉省試不

第頗入學者亦聽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廚米是歲賈至為侍郎建言歲方艱歉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
宋仁宗慶曆三年詔曰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之則吾豪儁

奇偉之士何以預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斅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懿德敏行之人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參定。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與。簡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才。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慎法細文。罷去。明其賞罰。俾各

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式○皇祐四年翰林學士趙槩言通判陵州孫復經為人師乃命與胡瑗同為直講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子弟十常居

四五。隨才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

神宗熙寧三年。下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由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趍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國招徠儁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四年冬十月。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

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
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旣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掌事直廬始僅足用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

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之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奏除官

徽宗大觀二年。詔曰。古之學者三年通一經。計十五年則五經皆通。熙寧中進士以經術

期之尚淺。故止專一經。今已三十餘年。士益習矣。思得多聞博習之材。而慮專門之流弊。可自今學生願兼他經者聽之。兼經多者。計所多量立升進之法。使天下全材異能得而進焉。○政和五年。詔曰。學校以善養人。設師儒。建黌宇。備膳羞。教天下士十有三年。道日益明。士日益衆。庶幾於古。養士之額尚循前數。有司拘以定額。士游學校外。不被教養於學者尚多有之。則野有遺材矣。諸路學校額

及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分百人以下增一分之半即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路學生數少者仰提舉學事司具可與不可增及所增數聞奏〇六年詔曰學校養士以待士之自得於先王之學非專於賓貢而已士牽於賓貢蔽於流俗故習尚秦漢隋唐而不見堯舜三代比閱時文觀其志趣率淺陋卑近無足取者先王之遺文具在讀其書論其世可考而知士不務此而趨走逐末則朕稽參成周建

立法度何賴焉。其令太學辟雍提舉學事司。自今有能博通詩書禮樂稽古明道見天地之大全者。寘之上等。其人材拔俗者。不待考選校定之數。具實狀以聞。朕將不次而用之。

國朝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

太祖皇帝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

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學耳。○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

業以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則有穫若刈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奬成一賢材以

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太宗皇帝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脩譔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

人入見。

太宗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爲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

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太宗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

太宗諭之曰。爲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

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

一得。即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

強。當立志遠大務進脩。非獨成已之德。將來

國家亦得實才之用。紀等皆叩首謝。復諭之

曰鄉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驕

慢凶德。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

之。各賜鈔五錠為道里費

知人

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

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
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周文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
列國晉孟孫獵得持麑使秦西巴持歸其麑母隨

而鳴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西巴居一年召為太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焉忍吾子乎

漢高帝以韓信與曹參灌嬰俱擊魏帝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帝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吾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吾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吾曹參吾無患信

等遂與魏戰大敗魏兵虜魏王豹定魏地○

呂后嘗問帝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帝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文帝時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景帝即位以亞夫

為車騎將軍後吳楚七國反乃拜亞夫為太
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七國皆平

景帝時桃侯劉舍免相竇太后數言宗屬魏
其侯竇嬰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
用而相建陵侯衛綰

明帝時牟融為大司農是時帝方勤萬機公
卿朝會輙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
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為才堪

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三國蜀先主以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又違衆議以謖統大衆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果違亮節度為郃所破亮流涕而斬之◯先主知劉巴之賢攻成都時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而諸葛亮亦數稱薦之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晉明帝時王導從兄敦反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群從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命還朝服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

隋文帝時薛世雄爲將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嘉之嘗從容謂群臣曰我

欲舉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遂超拜右翊衛將軍

○辛亶之為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珎玩惟亶之所貢並供祭之類帝謂朝臣曰人安可無學亶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

唐高祖時皇甫無逸為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長吏横恣令無逸持節廵撫之有忌無逸專制方面及素不相協者誣陥無逸與王世充蕭銑等交通帝皆審其詐曰無逸在益州極

為清正葢群小不耐欲誣之也又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所告者遂皆坐斬無逸旣反命帝勞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譖許但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無逸頓首陳謝帝又曰卿不負朕何煩多謝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戒侍臣拜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於決斷事理求之古人而總兵

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
俊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
鯁規諫爾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稱材既
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
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寔怯
懦未甚更事急緩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
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
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
諾偏於朋友能自補闕亦可以尚焉馬周見

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比日以來每試鞫大獄將有任使亦可以嘉之○帝嘗論將帥謂左右曰當今名將惟李勣任城王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然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德宗時李藩為徐州從事節度使張建封卒

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搖動軍情。及名藩入見。帝望見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祕書郎

憲宗時。裴度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被傷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其後賊果平。多度之功也

宋太祖幸西都曹州人張齊賢以布衣條陳十策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太宗名李沆入為翰林學士後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可屬大任

真宗即位名王旦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旦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嘗奏事帝語左右曰為朕

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駐蹕大名時召楊延
昭訪以邊事帝甚悅之指示諸王曰延昭父
業為前朝名將延昭治兵護邊有父風深可
嘉也又謂宰相曰延昭出疎外以忠勇自效
朝中忌嫉者衆朕力為保庇以及於此既而
選邊州守臣御筆錄示宰相命延昭知保州
兼緣邊都巡檢使
仁宗時范仲淹既坐貶朋黨論方興帝知仲
淹之賢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曆三

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
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
◯唐介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帝
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按具奏覆帝
覽之果然◯歐陽脩為諫官進朋黨論其言
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
如歐陽脩者何處得来
高宗時趙鼎奏淮東宣撫韓世忠保明統制
官許世安功賞事帝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

通而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時延通亦隷世忠軍帝馭諸將至於偏裨亦知其才之所長

元太祖定燕名見耶律楚材身長八尺美鬚宏聲太祖甚喜曰見親用嘗與西域人占月蝕西域人曰某夜月當蝕楚材曰不蝕至其夜果不蝕楚材曰某夜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其夜果蝕太祖常指楚材語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

國朝吴元年。

太祖御戟門。與給事中吴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令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

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可以佐之。其餘或為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若君。

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求賢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帝曰。疇

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　帝曰。疇若予上
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　帝曰。咨四
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
商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
囂囂然曰。我豈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
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
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
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

高宗立。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乃恭默思道。夢帝與之良弼。高宗以夢所見視群臣皆非也。乃使工畫其像徧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是時說操版築。既至高宗曰。是也。遂以為相。與論治道。殷國大治

周文王初為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於是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

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成王嗣位求忠臣輔助巳為政乃作敬之詩有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作小毖之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公王曰何以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

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列國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以自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

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高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燕昭王既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之共國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還君

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王遂為隗築宮而師事之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漢高祖十一年思用賢者乃下詔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

夫之力完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郡守必身勸為之駕

武帝元朔元年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賞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

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謀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昭帝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宣帝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丞相丙吉病篤。帝自臨問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代者。吉辭謝曰羣臣

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帝固問。吉頻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已右。惟上察之。帝以吉言皆是。及吉薨。徵杜延年陳萬年相繼為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居位皆稱職。帝稱吉為知人

光武建武七年。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八年。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脩。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斷決。才任三輔。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實校試以職

三國蜀先主屯新野訪士於徐庶庶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造亮凡三往乃見與論當世之務先主皆稱善由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觧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唐高祖武德五年詔曰朕膺圖馭宇寧濟兆民思得賢能用清治本苟有才藝所貴適時潔

已登朝毋嫌自進宜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諸
司總管刺史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
申亦聽自舉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
賞罰之科並依別格所司頒下詳加搜引務
在獎納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元年帝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曰
比來令卿舉賢才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
宜分朕憂對曰臣愚豈敢不盡心但今所見
實無奇材異行帝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

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爾德彝慙而退○三年詔曰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己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是年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帝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十一

年。詔令河北淮南諸州長官於所部之内精加訪採。其有孝弟淳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為師範。文詞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字民。并志行脩立為鄉里所推者。舉送洛陽宫。各給傳乘優禮發遣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以老病不堪入朝者具以名聞。庶巖穴靡遺俊乂可致。務盡搜揚之道。稱朕意焉。高宗顯慶三年。帝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鄉等用人。多存形跡。護避親知。不能盡

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材亦須依例進舉

玄宗開元十四年勅天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經史道德可尊工於著述文質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業錄狀奏聞其吏部選人亦令所司銓擇各以名薦朕當明試自觀其能若行業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褒進必加明罰○二十三年詔曰每渴賢良無忘餐寢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

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及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弟力田鄉閭推重者。本州刺史長官各以名聞○二十六年。制曰。朕之爵位唯待賢能。雖選士命官則有常調。而安卑退迹尚慮遺才。其內外八品以下官及草澤間有學業精博蔚為儒首。文詞雅麗通於政術為衆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長官精加搜擇具以聞薦○二十九年。詔曰。士人藏器衆何

以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任謝玄。良史書之。咸以為美。賢彥之士何代無人。寧限嫌疑。致有拘忌。其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灼然有才術異能嵐標節行。通閑政理據資歷堪充刺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

肅宗乾元元年。詔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忠正孝友文儒周慎堪任東宮官者。務取實材。不得虛薦

德宗貞元四年。詔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高蹈不仕。隱居巖穴。孝弟力田。聞於鄉里者。所在長官具名聞薦。諸色人中有清白政術堪任刺史縣令者。常叅官各舉所知。朕當親自策試用之

宋太祖雍熙二年三月。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人于崇政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爲定制。帝謂侍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

召見臨問觀其才技而用之庶野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爾

眞宗策貢士于崇政殿擢第者千八百餘人其間有晉天福中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未之有也帝連三日臨軒初無倦色○景德二年增置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計科以待京朝官

之被舉及被應選之士
仁宗慶曆四年以科舉進士明經諸科之外又有特奏名別頭試之目特奏名者始於晉天福中以士之貢于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叅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經許赴試至咸平三年是科至九百餘人焉別頭試者士有親戚仕本州或為發解官及侍親遠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轉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

以貢焉。宋之取才。惟進士諸科名卿鉅公皆由此選。◯嘉祐二年。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於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延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illegible]之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之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

詳較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檢察。偽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貢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六年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于崇政殿。時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求直

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邪又曰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嫌朕當親閱可否於是韓琦曾公亮歐陽脩趙槩所舉者凡三十人

高宗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官公舉仍不限資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

金世宗思得賢才與圖至治。一日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顧張汝霖曰。若右丞相者亦因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爾。帝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材。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

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一日帝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格。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帝曰。昔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才邪

元世祖即位。召竇默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

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至元二十三年。命侍御史程文海搜賢江南。帝素聞葉李名。諭文海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勅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他日名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且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帝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

仁宗與宰相李孟論用人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以來。科舉得人為盛。今

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二年春命孟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為監試官

國朝洪武六年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

太祖皇帝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

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鬛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令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脩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

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爲比来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是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 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 必嚴舉主連坐

之法庶得實材

五倫書卷之十四